

毛泽东的“诗歌外交”

伏霄汉

1949年10月1日，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”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这标志着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屈辱外交的结束，中国外交开启了新纪元，掀开了新篇章。

60年来，新中国外交可谓波澜壮阔，可歌可泣，辉煌成就举世共睹，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外交家，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或代表之一。他是“当代伟大的国际战略家，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”，“为我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”。[1]

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一代伟人，毛泽东对国际形势高屋建瓴，对外交战略深谋远虑，外交风格气魄恢弘，令人叹为观止，这其中就包括了他的“诗歌外交”。

毛泽东诗歌与外交的密切关系

中国素有“诗言志”的悠久传统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说：“诗以言志”，《尚书·尧典》道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，《庄子·天下篇》言：“诗以道志”，《荀子·儒效》云：“《诗》言是其志也”。在这里，“诗”、“志”的具体含义有所不同，但皆主张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

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外交史上，还曾出现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外交形式——春秋时期吟诵《诗经》的“诗歌外交”。那时，有的使节在外交实践中，广泛运用《诗经》里的内容和语句，表达立场、关切、诉求，解决诸侯间争端。仅《左传》所记载的吟诵《诗经》的外交活动，就有28起，涉及63赋，吟诵《诗经》的“诗歌外交”在春秋时期外交中的地位可见一斑。[2]

堪称“推翻历史三千载，自铸雄奇瑰丽词”[3]的“诗国盟主”[4]，毛泽东的诗歌必然与他的思想和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。1945年9月，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毛泽东接见戏剧界人士时，应邀给诗人徐迟题词，题的就是“诗言志”这三个字。法国前总理埃德加·富尔也说：“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的一件轶事。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性格的关键之一。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，

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。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，不受党的教条和辩证法的辞藻所拘束。他用简单的形式，表现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题材，是国内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，也是世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。”[5]

无论是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”的青年时代，还是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、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的战争年代，也还是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”、“芙蓉国里尽朝晖”的革命建设时期，他的诗歌里都渗透着对世界形势、国际战略的思考和洞察。在现已公开发表的诗作里，青年毛泽东的第一篇诗作《五古·挽易昌陶》（1915年）中有句云：“列嶂菁且蒨，愿言试长剑；东海有



岛夷，北山尽仇怨”，反映了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关注和观察，也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。中期的《念奴娇·昆仑》(1935年10月)更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题的作品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外交关系的开拓和发展，毛泽东的诗歌和外交关系愈加密切，大多数都有浓厚的国际背景，直接涉及外交方面的诗作占有相当比例。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，除《七律·答友人》和《贺新郎·读史》两首之外，他的10首诗词几乎全都涉及当时的外交理论和实践，贯穿着反对“帝、修、反”，特别是反对“修正主义”的背景意识。[6]

综观毛泽东的整个诗歌写作和外交历程，可以说，外交都是他诗歌创作的核心背景和重要内容之一，贯穿于其早、中、晚各时期的诗歌之中，形成了新中国外交史上闪耀着永恒光芒的毛泽东“诗歌外交”。

毛泽东“诗歌外交”的历史功能

“诗歌外交”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和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功能，可以概括以下几点：

(一)抒发外交理想。新中国外交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。毛泽东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里宣布：“我们的总任务是：团结全国人民，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，为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。”他把这种理想赋在诗歌里。例如：

《念奴娇·昆仑》(1935年10月)

横空出世，莽昆仑，阅尽人间春色。飞起玉龙三百万，搅得周天寒彻。夏日消溶，江河横溢，人或为鱼鳖。千秋功罪，谁人曾与评说。

而今我谓昆仑：不要这高，不要这多雪。安得倚天抽宝剑，把汝裁为三截？一截遗欧，一截赠美，一截还东国。太平世界，环球同此凉热。

上阕从对寒气逼人的茫茫雪山写起，下阕发出奇想，欲求倚天宝剑，把为害人间的“昆仑”裁为三截。作者把帝国主义比作昆仑，寄托了抵抗列强、建设和平的美好愿望。“太平世界，环球同此凉热”成了中国人民表达世界和平愿望的常用诗句，被广泛引用。

又如：

《七绝·告马翁》(1958年12月21日)

人类今闲上太空，但悲不见五洲同。

愚公尽扫餐蚊日，公祭无忘告马翁。



毛泽东本人对这篇仿陆游《七绝?示儿》的绝句，解释说：“大陆的蚊子灭得差不多了”，“港台一带，餐蚊尚多，西方世界，餐蚊成阵。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，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，把蚊阵一扫而空，岂不伟哉！”[7]待到世界剥削阶级、反动势力消灭，公祭之时慰告马克思在天之灵，共产主义的理想跃然纸上。

(二)表达外交立场。独立自主，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后来的修正主义，是毛泽东确定的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。其实，他在早期诗作《布告四方》(1929年1月)就已通俗地表达了这一点，其中有诗句云：

“洋货越多，国货受困。帝国主义，哪个不恨。”

“外资外债，概不承认。外兵外舰，不准入境。打倒列强，人人高兴。”

不难看出，“另起炉灶”、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”这些新中国外交的方针和立场，在这首四言诗里已明显初见端倪。

再如：

《满江红?和郭沫若同志》(1963年1月9日)

小小寰球，有几个苍蝇碰壁。嗡嗡叫，几声凄厉，几声抽泣。蚂蚁缘槐夸大国，蚍蜉撼树谈何易。正西风落叶下长安，飞鸣镝。

多少事，从来急；天地转，光阴迫。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。要扫除一切害人虫，全无敌。

此诗写作的时间正值1962年中共八大确定“坚决而彻底反对国际共产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”的方针，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，中苏两党关系日益恶化，“九评”已箭在弦上，两国关系一派山雨欲来、黑云压城的气象。通过这首词，毛泽东表达了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定的反帝反修立场。他本人也特别重视该词的外交意义，所以特别题写了“书赠周恩来同志”几个字，派专人送交当时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。

(三)宣示外交政策。仔细研究毛泽东建国后的诗作，可以发现一些诗篇恰写在他做重要外交决策的前后，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的对外政策。例如：

1950年6月，朝鲜战争爆发，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，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，并在10月25日至11月5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歼敌15000余人，取得重大胜利。毛泽东借和诗人柳亚子《浣溪沙》之际，专门填此词，庆祝志愿军的胜利，宣示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方针政策：

《浣溪沙?和柳亚子先生》(1950年11月)

颜闾齐王各命前，多年矛盾廓无边，而今一扫纪新元。



最喜诗人高唱至，正和前线捷音联，妙香山上战旗妍。

再如：

《七绝·为女民兵题照》（1961年2月）

飒爽英姿五尺枪，曙光初照演兵场。

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

这首词表面上看，是赞颂女民兵的飒爽英姿，但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。当时国际形势紧张，美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；东南方，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，金门炮战已经打响；西南边境，中印发生领土争端；北疆步人多事之秋，苏联厉兵秣马，虎视眈眈。在毛泽东“大办民兵师”的号召之下，举国开展浩大的大练民兵运动。考虑到这个大背景，这首词的深意也就不难理解了，其旨在昭示全世界：中国已做好军事上的各种准备，六亿神州皆为兵，连女性也爱“武装”，外敌胆敢来犯，必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外交威慑的意味不言而喻。

（四）体现外交风格。海伦·斯诺说：“他（指毛泽东）总是建立政策和理论的广泛大纲，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。”押金[8]他这个风格表现在外交上，就是对国际形势之高瞻远瞩，对外交战略之运筹帷幄，对外交决策之指挥若定。这些给许多国外领导人和友好人士都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展现了新中国热爱和平、独立自主、主持国际正义，以及促进人类进步的良好国际形象。这在他的诗歌里多有体现。例如：

《七律·登庐山》（1959年7月1日）

一山飞峙大江边，跃上葱茏四百旋。

冷眼向洋看世界，热风吹雨洒江天。

云横九派浮黄鹤，浪下三吴起白烟。

陶令不知何处去，桃花源里可耕田？

读罢这首词，一位漫看云卷云舒、胸怀豪迈、淡定从容的外交战略家形象呼之欲出。

又如：

鲲鹏展翅，九万里，翻动扶摇羊角。背负青天朝下看，都是人间城郭。炮火连天，弹痕遍地，吓倒蓬间雀。怎么得了，哎呀我要飞跃。

借问君去何方，雀儿答道：有仙山琼阁。不见前年秋月朗，订了三家条约。还有吃的，土豆烧熟了，再加牛肉。不须放屁，试看天地翻覆。



这是一首很有特点的词，有趣而不失气势，既有词的韵味，又兼具杂文讽刺之效，毛泽东“不怕压，不怕迫。不怕刀，不怕戟。不怕鬼，不怕魅。不怕帝，不怕贼”[9]的外交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，毛泽东的诗歌内容丰富，背景深刻，意蕴深远，其外交功能往往不是单一的，一首诗词发挥多重作用，扮演多个角色，而且这些作用和角色相互关联，相辅相成，浑然一体。例如，《满江红·和郭沫若同志》（1963年1月9日）这首词表达了建设没有“害人虫”世界的理想，显示了他反帝反修的坚定立场，亦充满无限豪气。

毛泽东“诗歌外交”的佳话

早在延安时期，埃德加·斯诺、史沫特莱、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等外国友人都注意到了毛泽东的诗歌，并且非常欣赏。斯特朗甚至认为，毛泽东首先是个诗人，然后才是政治家。斯诺名作《红犀照耀中国》首次披露了《七律·长征》，毛泽东的诗歌走向海外。

建国后，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，随着毛泽东诗词结集出版，他的诗歌在国外受到更多关注。正如毛诗英译定稿组成员、著名翻译家叶君健所说：“毛泽东诗词在世界流传之广，恐怕要超过《毛泽东选集》本身。因为作为文学名著，它的价值高，群众性强，远如南美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毛泽东诗词的译本。”[10]他的诗歌因此在对外交往中被人更广泛地引用，成了外国领导人访华前的必读书目之一，也成为外交场合常常娓娓道来的话题，给新中国外交史留下不少佳话，兹录一二。以飨读者。

（一）五洲震荡风雷激——“诗歌外交”与第三世界

毛泽东在他的诗词里，充满了对祖国人民的热爱，同时对全世界所有民族，特别是弱小民族和受压迫人民，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关心。

1960年5月，拉丁美洲客人对他说：“帝国主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，人们非常喜爱，很受欢迎。”并恳请他“多做几首”。毛泽东回答道：“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。我过去的诗是反帝反封建的，全世界现在还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。诗是人民创造的。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。”[11]

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”，“独有英雄驱虎豹，更无豪杰怕熊罴”，“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正当风雷激”等诗句，都表现出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蔑视与愤怒，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讴歌，有力地鼓舞了他们的斗争。

（二）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——“诗歌外交”与中美关系

毛泽东的很多著作都是在抨击美帝国主义这个“纸老虎”的，但他的诗歌却见证了中美关系的破冰和发展。



1972年2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问中国。尼克松出发访问前，特地找来英文版《毛泽东诗词》阅读。21日下午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。在会谈结束的时候，尼克松说：“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，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。懂得‘只争朝夕’。”听到译员译出他的诗词时，毛泽东露出了笑容[12]。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，尼克松又在讲话中特别加以引用，他说：“毛主席写过：‘多少事，从来急，天地转，光阴迫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’现在就是争朝夕的时候了，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、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。”宴会气氛顿时热烈起来。

1976年2月，尼克松再次访华，在同毛泽东谈话时，他又引用诗句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，来描述中美关系的前景。

时至今日，毛泽东的诗歌依然为美国政治家所津津乐道。约翰·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，还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诗句。

(三) 诗人兴会更无前——“诗歌外交”与外国友人

毛泽东送给外宾的礼物，常常别出心裁，意味深长。毛泽东1949年12月首次访问苏联时，在送给斯大林祝寿的礼品中就有“大葱”，不禁让人想起他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。而以诗会友无疑展现了他春风化雨的一面。

1961年9月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再次访问中国。23日晚，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蒙哥马利并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。晚餐后，蒙哥马利见毛泽东抽起香烟来，就送给毛泽东一盒英国“三五”牌香烟，之后谈论了许多问题。第二天下午，两人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。分别时，毛泽东把他亲自手书的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赠送给蒙哥马利。蒙哥马利喜出望外，爱不释手，此后一直带在身边，直到去世。

1974年5月，毛泽东会见了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。马卡里奥斯说：我读过主席的许多诗词，十分爱读。这些诗词中含有人道的感情及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关于生活的概念。毛泽东谦虚回答：我不会写诗呢。马卡里奥斯说：不管怎样，你是在写诗，书写历史并改造自己的国家。他还有趣地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诗说：花一样的国度里到处都是太阳（“芙蓉国里尽朝晖”）。两人交谈甚欢。[13]

总之，毛泽东的“诗歌外交”在新中国60年外交历史上树立起一座奇伟壮丽的丰碑，是留给我们的丰富宝藏和无价遗产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囿于作者水平所限，篇幅所制，拙文谈到的毛泽东“诗歌外交”只是管中窥豹，论述中辑录的诗词亦有限，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发掘研究。

(作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，北京100701)

[参考文献]

[1] 钱其琛. 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[R]. 1993—12—26.

[2] 王立. 先秦外交辞令研究[M]. 北京: 世界知识出版社, 2008. 22—27.



- [3]柳亚之称赞毛泽东诗词的诗句.
- [4]陈毅元帅有诗句云：“诗词大国推盟主”，来推崇毛泽东的诗词成就.
- [5]本书编写组.毛泽东国际交往录[M].北京：中共党史出版社，1995.249—250.
- [6][7]胡为雄.诗国盟主毛泽东[M].北京：当代中国出版社，1996.20—21.173—174.
- [8]毛泽东国际交往录[z].234.
- [9]毛泽东.杂言?八连颂(1963年8月1日)里的诗句.
- [10][11]何联华.毛泽东诗词的国际影响[J].中南民族大学学报(人文社科版)，2007，(1).
- [12]陈敦德?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了——毛泽东和尼克松[A].于俊道，李捷编.毛泽东交往录(C).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1.449.
- [13]陈东林.国际风云中的诗人毛泽东[J].党史博览.2009，(3).

